

燕居筆記

古本小說集成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 燕居筆記

四

〔明〕馮夢龍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增補

增補狀元圖像燕居筆記卷之九

明叟氏馮猶龍江增編

書林 余公仁 批補

雜類

三義傳

晉書曰河西務之蒙村者邊河為市舟楫聚泊之所也居人近數百家有劉叟號稱長者開酒於其間謀淫數間薄田計餘畝衣食粗足然其妻媪正入辛略缺旬餘並無弟男之依提年有百餘老重姓族皆稱其子孫約什五王存於

店及夕偶得中風疾至曉頽然不起其子悲咽  
與媪亦爲之墮淚遂養於其家凡百粥飲湯藥  
與媪皆爲辦給不半月老軍死矣其子跪於與  
媪曰念兒亡父本是京衛軍於某年母已先故  
與父欲投原籍取求盤費爲辦母喪之資不料  
皇天弗祐父更路亡遺兒一身囊無半錢之靠  
欲望大恩借數尺之土暫掩父骸兒願終身爲  
奴以償此德如不見允則將身投河永爲不孝  
之鬼也言訖放声大慟與媪撫然流涕曰噫是  
何言歟汝黃口孺子尚知孝道予豈不知義者  
乎遂爲辦棺衾之具壆于屋後空地仍表額扁

之曰。真衛軍生方某之妻。請其子曰。子欲令汝  
歸家。喚汝親故。搬運上柩。還鄉。方爲孝也。兒復跪泣。  
汝尙暫住家。得有熟識之人。方可許。汝回籍。  
喚汝親故。搬運上柩。還鄉。方爲孝也。兒復跪泣。  
指心而誓曰。兒雖幼弱。豈不知恩。且亡父病時。  
深蒙不嫌穢汚。湯藥依時。沒至身死。棺衾喪具。  
所費之資。雖是至親骨肉。未必如此。况兒生長  
京師。親故一挾不識。有恩不報。欲安歸乎。且聞  
老丈夫婦。其無子姪。兒雖不才。倘蒙不棄。收克  
一奴。以供朝暮。萬計義丈。二位百年。其豈不堪。  
爲拜掃之人乎。然後赴京。取回先母遺骨。同我

故父塋于義丈墓道之側則兒之負恩不孝之  
罪塞矣。叟媪聞之且悲且喜曰真天錫之嗣也。  
因不沒其姓名之曰劉方。思養備至方亦孝謹  
出常勤業家事不舍晝夜常若不及者是後時  
值秋風大作上遊飄一敗船泊於門首。下船  
人呼號死溺狼籍爲居人挽救得達岸者終數  
十人內一少年約未二旬氣息將絕而手尚堅  
持一竹箱不舍傍有一少婦撫抱號咷不止人  
或問其然答曰此木吾夫也此箱中妾舅姑之  
骨也時方從覩在側歸道所以於父母悲咽不  
能成語曰此人之厄正如兒向日之苦無異叟

媪聞之卽奔赴扶掖。二溺人歸家更以燥衣哺以暖食。不廷日而甦矣。其人告曰。小人姓劉名奇。山東張秋人也。此婦奇妻李氏也。二年之前。從父三考京師。不幸遇時疫。未易月。父母俱喪。餘下予之夫婦。無力奉柩還鄉。只得火化。謀此歸計。豈料不孝之極。又遭此險難。過蒙老丈相濟。實再生之父母也。然李氏身孕六甲。遇此驚溺。內損無任。胎已墮矣。於是叟媪及友嗟嘆不已。急爲酒掃暖室。置於寢睡。朝夕爲辨粥飲。不數日李氏亦殞矣。叟媪爲治棺具。亦塋於屋後之地。深爲劉奇解慰。勸令暫在於家。與同其居。

食議待便船使謀歸計凡經數十日皆以骨殖  
在船多遭衝擊之患爲辭不果事况奇於救溺  
之時爲鈎挽所傷數處潰瘡甚發不能履者數  
月然奇平素博學能文見方聰敏出常乘暇教  
以詩書作課而方一誦卽解不旬月凡經書詞  
翰無不精通一日奇瘡少愈告於叟媪曰奇瘡  
雖痊然一貧如此思無他計欲先負父母骨骸  
歸鄉容奇喪完別來報答叟媪曰噫路遠孤行  
况子幼弱非佳嚮也吾有一驢久蓄無用贈子  
馱歸二親豈不代勞乎奇堅却不敢受遂辭而  
往忽一日叟得重疾淹延數月方衣不解帶藥

必親嘗憂勞。鉅心刻骨而待立。忽奇來到。一家見喜。與謂奇曰。曩者失待。子何責之深。不告而去。取奇跪而泣。告曰。奇家再生之恩。尚未報答。又贈駢駢之施。未及酌。一念奇意。欲潛歸。別謀濟事。不料至家。因前年黃河泛溢。鄉曲遠近。一望洪波。居太蕩盡。本窟田廬。漂溺無遺。極目白沙。蒿蓬百里。隻身無依。傍徨累月。進退計窮。奇食人店。奇思亡親之骸骨。歸何處安居。義丈之恩。雖宏。何暇得報。莫若仍歸恩府。求尺寸之壤。墓穴暴之喪。儼便成仁。致身不罪。以此生爲終身之贖。奉宅土薪水之勞。未審義丈能從願否。

叟曰噫異哉子何幸乎累感孝子向來遂與前  
道劉方之本未奇聞之亦自驚悚叟復曰若信  
然奇爲兄劉才爲弟弟兄亦要同心協力共義  
守此薄產足以業生矣於是奇方再拜受教三  
人互相推愛極力養親甘旨極一時之味溫清  
盡冬夏之歡又一年叟卒于前媪歿于後一子  
備盡人子之情哀毀不堪泪盡繼血將葬兄弟  
謀定兆域遂迎方之母骸葬於都下共築一室  
列三墳如連珠二子同廬其坎不釋杖者三年  
閭里感化遠近稱聞及服除兄弟勤業生意驟  
勝不數年富甲一鄉人以爲奉行所致一夕兄

弟夜酌窗下酒筵將半。話及平生因痛二人此處之危。切悲三父沒身之恨。驚合義之奇異。喜成家之遂願。相視悲咽。淚不自止。弟曰。此皆予二人微誠感格。實蒙天相。然予今年二十有一。弟一十有九。俱未議婚。况人之壽夭莫期。萬一不諱。則三宗之祀絕淪矣。若乘時各求良配。或生嗣子。豈不美哉。劉友愀然不答。良久徐曰。兄忘之乎。初義父臨終時。弟與兄各有誓。原俱以不娶。今何更發此言。弟曰。不然。初因父母垂危。大喪未舉。家道貧薄。所以皆輕藉重也。今則孝敬已伸。恩義已報。家資復充。况不孝有區。無後

爲大決不可膠柱也。方展轉百辭，欲守前誓。奇亦無如之何。一日，奇與知厚者處，語及茲事。其友曰：「我得曉之矣。」令弟意謂彼與賢契立家在先，誠恐欲要先娶。奇曰：「吾弟端仁，決無此心。君旣爲謀，試一驗之何如？」遂密令二媵私見於友，曰：「其家有女，年正與二官人同，良淑工容，絕於一時，寔佳配也。其等敬議此婚，待別有年長者，然後再議大官人之婚，未晚。」方勃然作色曰：「何端老嫗欲離間吾昆弟也耶？」急去，勿令吾責之。二媵惶愧而去，密告於奇。奇等百方思度，終莫待其主意。是後奇因觀梁燕之芳，遂題詞於壁。



乎。衆曰：噫，是也。君當以實問之，何害？南垂涕曰：子以恩義爲重，情如同生，安忍問之？衆曰：彼若實爲女子，與君成配，正所謂恩義之重，得其所矣。何終以愧爲辭？衆以酒醉之，使深夜而歸。將寢，奇乘醉問方曰：我想賢弟和燕子詩甚佳，甚佳。然弟復能和平，方承命笑而和之。其詞曰：

營巢燕燕，嗚嗚。莫使青年空歲月，可憐和氏忠且純。何事楚君終不納。

奇曰：若然，賢弟實爲木蘭之隱，何不明言？方但低首而已。奇復曰：旣不成，兄弟當爲兄妹乎？或爲夫婦乎？方又不答，惟含淚而已。問之數次，方

徐言曰。若兄妹爲之。妾當適他人。妾父母之痛。永爲寄托之極矣。妾初因母喪。同父還鄉。恐不獲并途。故爲男扮。或因及笄。妾不敢改形。欲求致身之所。以安父母之極。幸義父無兒。得斯遺孤。遂與兒相繼。此非人謀。實天合。備見不棄賤軀。使三家之後。永播三義之名。不朽矣。前驚喜不已。遂揖水就寢。妾自非禮也。須待明日。祀告三墳。爲髮辦粧物。請會親隣。乃可成親。奇逢侯言。拱坐待旦。依議而行。是後成巨族。子孫滿堂。號爲劉董三義家云。

公孫子曰。雖言以干女子。而能成父母之志。

劉方

後世有一種男子不及多此矣。觀此能不愧  
前。○名聞貞烈傳

與烈姓項氏。秀里太學生道寧之女。棄教公之  
雲孫也。生而婉婉。幼卽自閉禮教。已許配於吳  
浦。屬魯襄公玄孫應禱爲室。向從父宦而幼。及  
適。且畏。忽染疹。恣恣疾。父母愛應禱厚。未議娶。  
意必求愈。而後請吉也。不料遲留兩年。醫藥無  
效。父母復痛念。日病勢多難。能期空待。不若先  
借旌僊。付命於天。後縱應禱不起。或得嗣。應禱  
者。亦可以延恭肅之祀也。於是卽欲擇吉。邀媒  
納采於項。應禱聞之。急止。父母曰。吾病膏肓。諒

在莫救縱行合卺終屬泉臺甚不忍以殘弱之  
軀而甘誤少年之婦也父母再三勸慰應祈堅  
執不從日藍玉無瑕可以別事君子若鴛鴦一  
效則姿寡終身吾何德於項而肯負之乎福既  
若斯豈容再用父母亦不能強但痛哭而已越  
數月應祈果殤沒漏遣人以訃音報項因得言  
存日向義之事以烈聞變卽掩閨默坐慘戚悲  
哀及昏自剪其紅染柎甲侍女怪問其故貞烈  
以他事給之私相村曰周郎不幸正吾之不幸  
也雖情未契冷而義則已夫婦美豈陌路愁然  
者例耶况天地立身綱常爲重何忍事二姓而